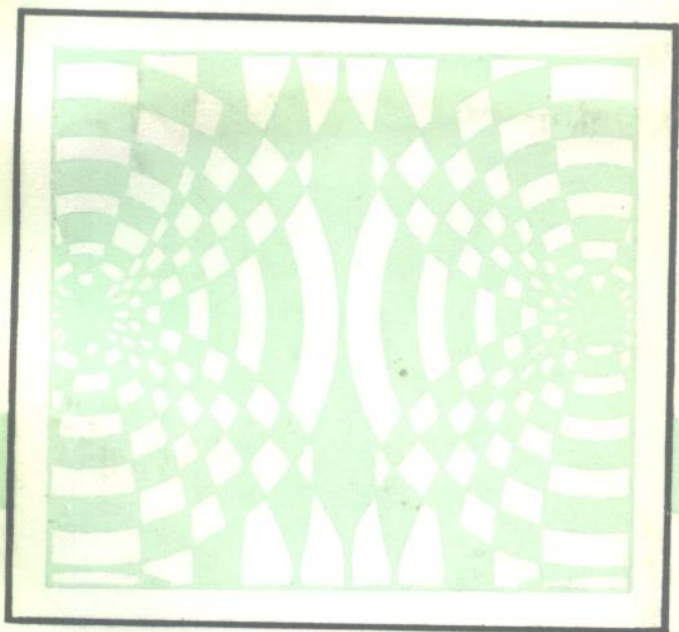


当代哲学思潮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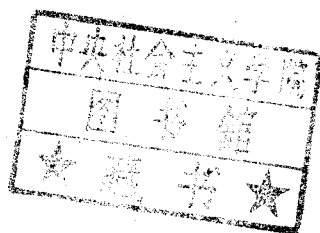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B-53
4

79876
当代哲学思潮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100号

责任编辑 朱 锐
封面设计 王 岐
版式设计 任志珍
责任校对 王京京

当代哲学思潮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0.125印张 263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 7-5035-0497-8/B·44

定价 5.70元

前 言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原理、专题三者结合进行哲学教学的思路，我们已陆续编写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选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稿》等试用配套教材。这本新编写的《当代哲学思潮和热点问题研究》也是这套教材之一。

十几年来，广大哲学工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认真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当代世界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在这个基础上对哲学自身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不但恢复了曾经被严重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以一系列新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论坛生机蓬勃，热点问题此伏彼起，前沿领域不断拓展。当然也应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前几年，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出现了一些明显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轨道的观点。因此就一些重大哲学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澄清一些理论是非，是很有必要的。本书的主旨就是针对当代国内外重大哲学思潮和若干哲学前沿问题进行更深入和更广泛的探讨。书中共18篇论稿，都是近年来我们教学和科研的一些成果，大部分论稿曾在几个哲学研讨班中进行过研讨。尽管如此，这些仍是初步的探索和思考，是一家之言，限于理论水平和实际经验，一定会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现在公开出版是为了适应教

学的急需，同时也是想更广泛地听取同志们的批评意见，以便进一步深化我们的探讨，把它修改得更好。

杨春贵、张绪文同志提出本书总体设计并审阅了部分书稿。岳长龄、庞元正、贾高建同志担任编选和文字加工工作。

编 者

一九九一年七月于北京

DG 16/23

目 录

前 言	(1)
谈论主体性不能离开唯物主义前提	杨春贵 (1)
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	陈柏灵 (11)
科学知识中的主体性和客观性	王思隽 (29)
实践范畴和哲学中的革命变革	赵玉瑾 (40)
系统理论与矛盾学说	庞元正 (61)
关于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	董德刚 (80)
关于意识形态的几个问题	邢贵思 (101)
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导向	宋惠昌 (126)
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若干思考	贾高建 (145)
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	吴义生 (166)
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康曼华 (183)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四论	刘宏章 (201)
现代新儒家述评	傅云龙 (224)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岳长龄 (242)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加强人学研究	孙鼎国 (259)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张 峰 (279)
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哲学	侯 才 (304)

谈论主体性不能离开唯物主义前提

杨 春 贵

十几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它自己也在新的实践中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广大哲学工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认真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当代世界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在这个基础上，对哲学自身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不但恢复了曾经被严重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以一系列新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前几年，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出现了一些明显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轨道的错误观点，例如，有的论者离开唯物主义前提片面强调主体性，甚至公开否定唯物主义、否定反映论、否定历史决定论等等。就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具有根本性质的意义。

一、本体论问题过时了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是可以“超越”的吗？

本体论问题，是一切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或者说，是一切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恩格斯说：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把哲学家区别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派别。

我们的某些同志对恩格斯的这个论断表示了异议。他们认为，本体论问题，即精神和自然界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旧有思维框架”、“僵化的思维模式”，认为“唯物论与唯心论只是哲学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对立派别，它们并不代表哲学论争的永恒本质”，“在现代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消失了。”他们提出，“只有打破本体论的思维模式”，“超越”唯物唯心的对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

那末，又如何“打破”，如何“超越”呢？有的同志提出一种唯实践主义的理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唯物主义”的“后缀”应当去掉。

这种观点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哲学的党性原则就被一笔勾销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就成了毫无意义之举，党的思想路线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就失去了理论依据。不管持这种主张的同志出于何种动机，问题的实质只能是如此。

这种观点有没有理论根据呢？据说是有的，就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其中的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 马克思的这段话，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既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不了解主体能动性的消极性、直观性，又批判了唯心主义夸大主体能动性的错误。而我们的某些同志对这段话的本义却作了严重的歪曲。例如有的同志说：“从客体方面看认识，这就是一切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视角”，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应当改变这个视角，“从实践方面去理解。”这样，就把从客体方面去看认识与从主体方面

① 《马列哲学著作选读·哲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即实践方面看认识绝对地对立起来，并用后者否定了前者。其实，马克思批判的“只是从客体的方面看认识”，认为这是不够的，还应当从主体方面、实践方面看认识。因为事物不但是人们认识的对象，而且是人们实践活动改造的对象，并且只有首先把它理解为实践的对象，它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这里明明是对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即消极性、直观性的批判，怎么能够理解为对唯物主义本身的批判呢？怎么能够由此得出不应当“从客体方面去看认识”的结论呢？还有的同志说，对于实践观点，“既不能从唯心论观点去理解它，也不能从唯物论观点去理解它”，实践观点是“对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的超越。”这是常识性的错误。难道马克思的实践观与黑格尔的实践观不存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吗？十分强调实践作用的实用主义者不是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的哲学是“行动的唯心主义”吗？如果说“超越”的话，马克思实践观的产生只是对旧唯物主义局限性的超越，而不是对唯物主义本身的“超越”。如果理解为对唯物主义的超越，那么它就不再是唯物主义哲学了，可是马克思自己不止一次地宣布自己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可见，“唯物主义”这个“后缀”是不能取消的；取消了，就必然走向唯心主义。

主张取消“本体论”、超越唯物主义的同志认为，凡是唯物主义都不能说明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和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于固守“本体论”原则，结果“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面前，人的主体性地位和能动性完全消失了。”这种把唯物主义与主体的能动性看成是绝对不能相容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唯物主义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确有与主体能动性相分离的阶段，但是，这并不表明唯物主义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斥主体能动性的。作为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自然界对人的本原性，而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又必须承认人对自然界的超越性和主体性。这二者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作为自然界对立面

而出现的主体存在物。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表现在实践中，通过实践活动而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不断满足主体自身的需要。人化自然，属人世界的不断扩展与拓深，标志人的主体能力的日益增强。但是，在任何时候，主体能动性的发挥都不是不受制约的，不是无限的、绝对的，“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并不因为主体的活动而消失。人们只能顺应客体的规律性而不能违背客体的规律性，只能按客观条件办事而不能无视客观条件。尊重唯物主义不但不妨碍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相反，正是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是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①因此，离开唯物主义而侈谈主体的能动性，在理论上只能是唯心主义的抽象的能动性；在实践上只能导致主观盲目性。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块理论基石，一旦抽掉它，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就会倒塌。正是因为这样，标榜“客观”、“公允”、“超党派”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总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唯物主义。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宣告唯物主义已经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跪着造反”的哲学修正主义者也深通此道。列宁说：“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根红线那样贯穿一种愚蠢奢望：‘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不断的和始终不渝的斗争。”^②“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在所谓“主客体统一论”、“主客体平行论”、“主体自由论”的旗号下，散布的仍然是对物质本体论的否定。卢卡奇说，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的客观物质现实是根本不存在的。葛兰西说，探索“独立自在”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他甚至武断地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唯物主义的’。”列斐伏尔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

② 《列宁全集》新版第18卷，第357—358页。

都是对世界的解释，在革命实践面前，二者都是站不住脚的。”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声称：关于精神或物质第一性的争论是无意义的，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错误地把现实的一个局部片面绝对化。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话，无非是想证明，标榜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常见的遁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并不是象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哲学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对立派别”，而是贯穿哲学发展全过程的两个基本派别，在现代也没有例外。列宁说：“这方面的成千上万的错误和糊涂观念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在各种术语、定义、烦琐辞令、诡辩字眼等等的外表下，忽略了这两个基本倾向。”^①在今天，重提列宁的这段话，我想是不无现实意义的。

二、反映论过时了吗？反映论只能是消极的、直观的吗？

和否定本体论、唯物论相联系，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发出了种种责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与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都属于“经典认识论”，都是机械的、消极的、直观的，都不了解主体的能动性，应该用主体的选择论、建构论、重构论来代替它。这些观点不但在哲学界、而且在文艺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有的同志认为，认识“不是客体的结构和性质在人脑中的反映”，而是“主体对客体进行改造与选择的结果”，主张用“选择论”代替反映论，说“选择论”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不同于经典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种把选择与反映完全对立起来并用前者否定后者的观点，是根本错误

^① 《列宁全集》新版第18卷，第351—352页。

的。“选择”对于认识的发生，当然是重要的。主体的活动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它对客体的认识总是从一定的需要出发，对客体所提供的信息主动地进行选择，而不是被动地无选择地加以吸收。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选择便没有认识。但是，不能夸大这种作用，不能据此否定反映论的原则。因为所谓选择是对客体所提供的信息的选择，没有客体的存在，你选择什么？而且选择的结果是否正确还要看它是否与客体的结构和性质相符合。选择不是对反映的否定，而恰恰是有选择的反映。在认识论中，反映是高层次的概念，选择是较低层次的概念。选择回答的是如何反映，而不是否定反映。否定反映论的所谓选择论，只能导致主观唯心论。实际上有的同志已经直接地走到了这一步，他们说：“离开主体的选择，‘客观事物无任何秩序和规律可言。’这和‘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贝克莱主义又如何能够划清界限呢？”

有的同志片面夸大重构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重构论概括了认识的本质，而各种反映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都是“笨拙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其所以是笨拙的，据说它们都不了解主体在认识中的重构作用，没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认识。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反映论有消极反映论和能动反映论的区别，不作这种区别，把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的能动的反映论与旧唯物主义消极的反映论混同起来然后予以批判，这是一种很不正派的学风。马克思早就说过：“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所谓“改造过的”不就是重构过的吗？毛泽东把人的头脑比作一座加工厂，说要反映事物的本质“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里讲的不正是关于重构的具体方法吗？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承认重构在认识中的作用，而在于是否能够用重构论来代替

① 《马列著作选读·哲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和否定反映论。如果丢掉了反映论，你那个重构所需要的原材料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灵的启示吗？是主观自生的吗？而且你重构的结果不是也要看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吗？否则，那还有什么客观真理可言？

还有的同志主张用建构论代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认识仅仅理解为“由客体向主体流动”的过程，而没有理解为主客体的双向建构过程。这种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所谓建构论，是瑞士哲学家皮亚杰提出的。它认为认识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一方面客体的物质性动作内化为主体内部大脑的认识结构；另一方面主体以原有的认识图式去组织客体经验，建立客体的知识结构。主客体这种双重建构的无限发展使主体和客体逐步趋向一致。这一学说有其合理之处。其基本思想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的改造反过来又指导客观世界的改造。皮亚杰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区别能动的反映论与消极的反映论，在阐述主客体相互作用时多次批评反映论观点，实际上批评的是消极反映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我们有的同志不加分析，用建构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是很错误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既表明了主体的能动性，又表明了客体对主体的物质制约性，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全面地揭示了主体和客体这种唯物辩证的关系；说马克思主义只讲“客体向主体流动”，而不讲主体对客体的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曲解。

大谈主体的能动性而否定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思潮在文艺界也颇为流行。有的同志说文艺创作是主体的“自我表现”，是“绝对的个体心灵的再现”，是“个人精神的漫游”，主张全力开发“内宇宙”。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的唯物主义思想。如果真是照这样“表现”下去、“漫游”下去、“开发”下去，除了闭门造车、无病呻吟、胡编乱造，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一些同志在反对反映论的同时，提出“强化主体意识”、“淡化生活”的口

号；而在主体意识中又强调“淡化理论”、“淡化政治”。这样，剩下来的，就只有强化非理性、强化感觉一类的东西了，那还不走上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吗？

三、“历史决定论”只能是机械决定论吗？ 它与主体的选择性、创造性不能相容吗？

同以实践的观点取代物质本体论的观点相联系，在历史观上，有的同志提出“用人的实践取代经济必然性”，“重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他们对“历史决定论”、“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否认主体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观点。有的说：社会规律“既有一定的主观性又有一定的客观性”，提出大胆“放弃凡规律都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变化)的观点。”有的说，历史决定论和非决定论都是片面的，“不能把历史唯物论归结为历史决定论”，而应当“把它归结为历史选择论”。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自然历史过程”以及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个命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提出的。列宁在阐明这一命题的意义时说：马克思“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①十分清楚，它的基本思想是说，历史的发展也有其内在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规律。在客观性这一点上，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是没有区别的。区别仅仅在于：自然规律的实现是盲目的、自发的，没有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规律则是人的活动的规律，是在人的有计划、有目的活动过程中实现的。在社会的发展

① 《列宁全集》新版第1卷，第111页。

中，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作用，都在历史的进程中打下自己意志的烙印。但是，必须看到，第一，个人意志的产生总是有一定的经济根源；第二，个人意志之间相互冲突、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一种合力，而这种合力总是服从某种经济的必然性。所以，归根到底，历史的发展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是应当加以区别的：一是历史活动乃是人的活动，没有人就没有历史；二是人的活动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把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从历史活动是人的主体性活动这一点推论出社会规律“既有一定的主观性又有一定的客观性”，这是一种逻辑的混乱。

那末，在历史的发展中，主体是否具有能动性、选择性、创造性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推翻了所谓个人意志绝对自由的神话，正是要求正确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它为主体的选择性、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第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当我们还没有认识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它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盲目地、强制地在那里起作用；而一旦我们认识了它，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种认识越全面、越深刻、越具体，我们就越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在这里，选择是重要的。在必然性面前有两种根本对立的选择：一个是选择符合历史必然性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一个是选择违背历史必然性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也就表现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不同作用。所以，历史决定论并没有否定主体的能动性，而是为正确评价主体能动性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否定决定论的所谓选择论，倒恰恰是意志自由论。第二，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的、抽象的必然性。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① 各种偶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出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于加速或者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局部地改变历史的面貌，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正是偶然性的存在，才使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给主体创造历史的活动提供广阔的天地。就历史的必然性来说，它是客观的，什么人也改变不了的，人们对它的选择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就历史的偶然性来说，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发展总是表现出多种可能性，不同的具体选择既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也有最佳与次佳之分，选择性和创造性得以发挥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那种只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并且认为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人们只是消极的被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例如宿命论认为人只能听从不可知的命运的摆布；预成论把人看成只是实现某种神秘必然性的工具和傀儡。只有这种观点才能叫机械决定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说成是机械决定论，是毫无根据的。

反对夸大主体性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主体论的研究。相反，加强这种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增强人们的主体意识，自觉改善主体素质，从而正确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这种研究决不能离开唯物主义前提，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如列宁所说：“沿着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①

① 《列宁全集》新版第18卷，第149页。

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

陈 柏 灵

认识中的主体性与客观性问题，是当前哲学、特别是认识论问题研讨中的热点和难点。许多研究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发表了很不相同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谈的，也仅仅是这场正在展开和深入的讨论中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研究主体、主体性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些年来，人们对主体、主体性问题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这种现象是不是偶然的？如果不是，那末它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应当深刻地进行思考。笔者以为，应当站在世界和国内社会生活发展的系统整体的高度，来综合地思考和观察这个问题。

其一，对主体、主体性问题的关注，是世界性的趋势。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社会实践也进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人们对地球生态环境、能源、人口、核威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日益关切。对人自身价值的关注，即人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如何认识和实现自身的价值等等，几乎成了当今世界科学、哲学界的共同话题。对于这种研究态势，我们是不能充耳不闻、自我封闭于世界之外的。事实上，若干年来，西方关于人、价值问题的研究的各种思潮，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我们的态度也发生了从完全拒斥到有条件接受到深入地进行科学分析等